

创造惊人收视纪录

“2007年中国最催泪热播电视剧” 《亲兄热弟》同名小说

亲兄热弟

Brothers

彭三源 著

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

亲兄热弟

彭三源

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兄热弟/彭三源著. —北京: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,2007.5

ISBN 978-7-81124-063-4

I. 亲… II. 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4100 号

亲兄热弟

彭三源 著

责任编辑 胡性慧

*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(100083) 发行部电话:(010)82317024 传真:(010)82328026

<http://www.buaapress.com.cn> E-mail:bhpress@263.n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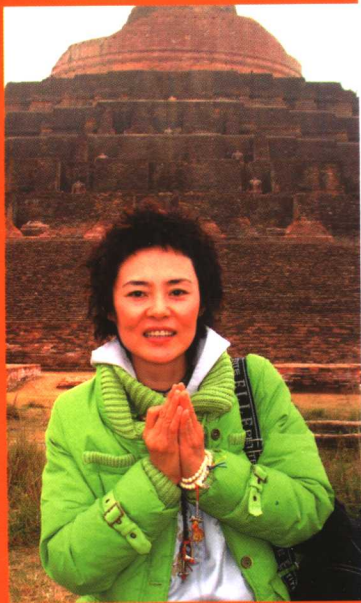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

*

开本:787 mm×960 mm 1/16 印张:18.5 字数:346 千字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20 000 册

ISBN 978-7-81124-063-4 定价:29.00 元



彭三源 著名影视剧编剧，199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，200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，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。

主要作品：

散文集

《苦水玫瑰》(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)

长篇小说

《北京生活》(作家出版社1998年)

长篇电视连续剧

《海棠依旧》、《九九归一》、《都市丽人行》、《青鸟的天空》、《今生是亲人》、《手心手背》、《靠近你，温暖我》、《半路夫妻》等多部著名电视连续剧。

电影剧本

《奖金》

本书所用剧照由北京盛世嘉景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《亲兄热弟》总制片人刘毛毛授权使用

为了给身患白血病的三弟配型，下岗的大哥与做生意的二哥找到失散多年的四弟，而这个弟弟恰恰蹲在大牢里。四个男人一台戏，故事在油盐酱醋中透着点儿悬念：老大下岗开出租车，窝囊还有点小狡诈；老二是个生意人，精明倒也有几分善良；老三患上绝症，心理濒临变态；老四是个混混儿，从深牢大狱里出来还不忘打打杀杀。四个兄弟凑到一起，恩恩怨怨，悲欢离合，演绎出一段有声有色的亲情故事。兄弟几个翻着跟头打了好几番，最终谁也没成富人大款，都是普通人，还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是兄弟四个人和睦了。悲喜命运中兄弟间的和睦亲情格外动人，小人物见出大光辉。这是继《半路夫妻》后，著名编剧彭三源打造的又一部亲情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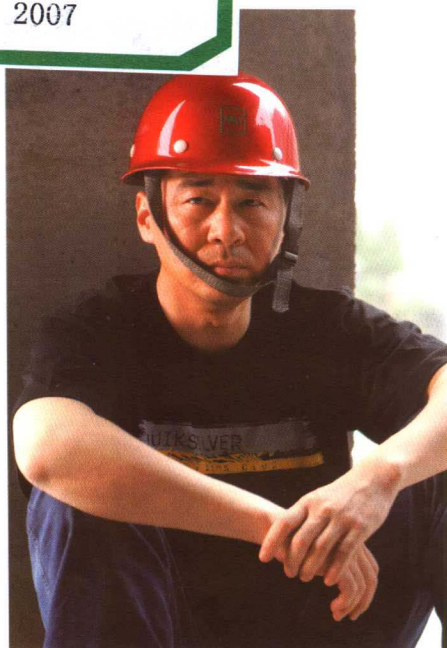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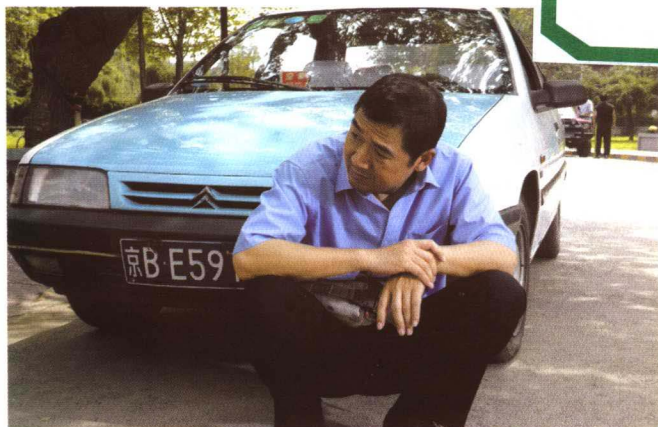
本剧同名小说保持了原剧对话精彩，人物个性鲜明，亦庄亦谐的叙事风格，并以更加丰富细腻的笔触铺排情节、刻画人物。其幽默生动的语言艺术力透纸背，弥漫出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人物塑造个性鲜活，跃然纸上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。

责任编辑：胡性慧

装帧设计：蒋宏工作室

I247.5/13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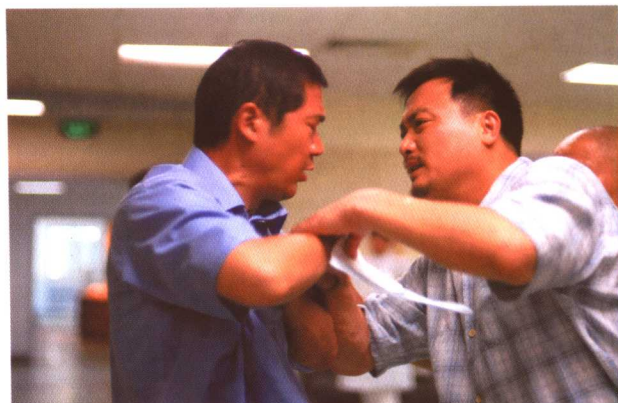
200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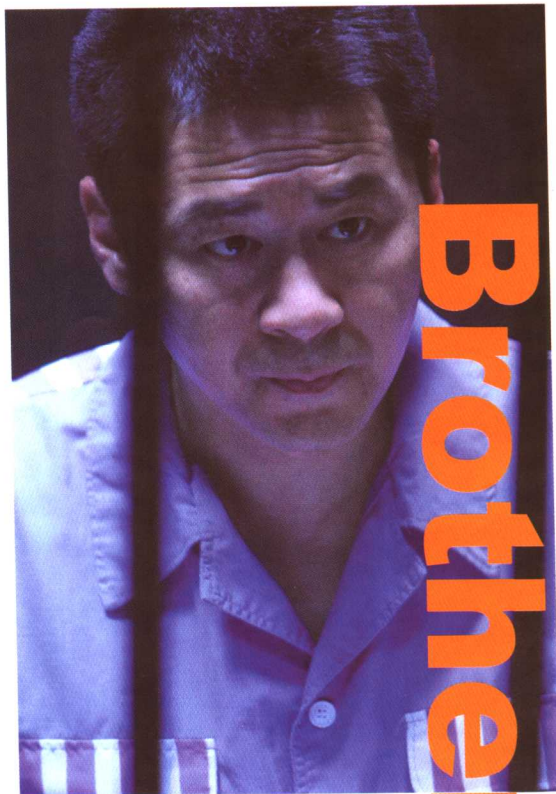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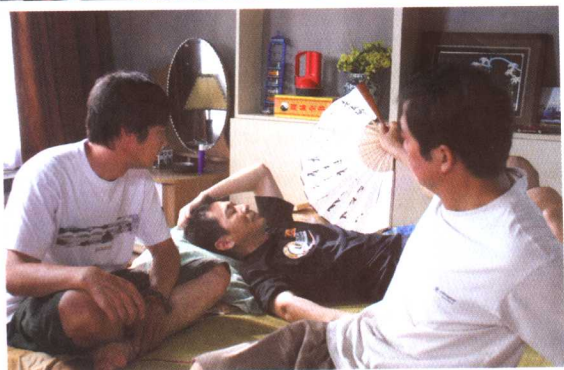
亲兄热弟

Brothers

亲兄热弟



Brothers



Brothers



Brothers

亲兄热弟

中国的老百姓像地上的草，
种，长；不种，也长。

小人物见大光辉

——题记

第 一 章

1

说起来，于大海真真的是一个小人物。不关心政治，不思考国家大事，不听新闻，不看报纸，冷不丁问他一声，国家主席是谁都得想半天，没钱，没权，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。

要说职业，大海也没干过别的，当了半辈子司机。原来在国营工厂开车拉货，国营工厂倒闭了，于大海开出租，改成了拉人，早出晚归的，盼刮风下雨就是好运气，骑自行车的少了，公共汽车太挤，这样多挣几个辛苦钱。

到了四十多了，于大海满脑门子都是褶子了，连老婆也没了。老婆祝美莲跟他过了半辈子，实在受不了这份八锥子扎不出一个响屁的窝囊废，掉了几茶缸子眼泪，跟他离了，连个十六岁读高一的闺女眉眉也带走了。

大海也求了，也挽留了，眼泪也掉了几茶缸子。可年头就是这样的年头，女人心眼儿活泛，说走头也不回就走了，就在胡同口给了大海一个挺熟悉可又永不回身儿的背影，恨恨地带几分嘲弄。

大海在胡同里追着，想开车送母女俩，可前妻拒绝了。祝美莲说：“我这又不是回去住娘家，住几天还回来呢，我这是跟你离婚，你送我干吗？！”

大海眼窝子浅，就又要掉眼泪了：“送送都不行啊……我也不知道，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我，怎么了啊就非离婚不可……你是看上谁了还是怎么的啊，还是谁看上你了？这不会是有哪个大款一眼看上你了吧……”

祝美莲听着不像话，扭身还要走。

大海忙又拦了一步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……就送送你们，送送你们……也挺远的，又拿着东西……”

“我打车！”

“咱自己家不就有车吗……我自己就是开出租车的，你还打车啊？你

烦我就烦成那样儿啊……再烦，你就当不认识我，就是一个普通开出租的……”

祝美莲听着不像话，夺包挣巴还要走。

大海拉包不撒手：“结婚的时候是我开车接的，这……我再把你送回去，完了也就完了……我也不知道，这怎么闹的这说完就完了啊？”

大海这么说，祝美莲心里也见着难受了：“少说这个。……离了就离了，送什么送啊？送到哪儿不都是这么回事儿啊？你自个儿好好的吧。”

大海拦不住她了，忙就叫闺女：“眉眉，眉眉，要不爸送你？”

眉眉挣脱了，冷漠着跟亲妈往前走：“我妈都不用你送，你送我干吗呀？”

前妻的兜儿里，揣着她和大海攒了半辈子的存折，上面有多少钱，大海也不知道。大海，就没管过家里的钱。

就算大海问一句话也给祝美莲噎回来了：“钱！你还好意思的问！你挣过多少钱？”

大海真的不好意思问了……就这，大海都觉得对不起人，人家那也叫大好的青春啊！这么多年，祝美莲在邮局大小都还算混成了个领导，可大海什么也没混出来。活了大半辈子，最后什么也没落下。开着的出租车也不是他的，是出租车公司的，还得和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小福子两班倒。到最后就落下了俩字：窝囊。

要说天可挺暖和的，可大海的心啊冻冰了，比三九天最低温的冰还冷。

大海离了，觉得自己挺委屈，可怜，满肚子话都没地方说去，只能跟自个儿俩兄弟倒倒。

老二于大涌是个包工头，在大海眼里，大涌已经算是见大世面的人了，能揽工程，能签合同，能雇工人干活。这，在大海眼里，大涌已经基本上算个资本家了。其实大涌也只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小包工头，可他在大海面前有一种派。那派，是大海再托生一回也没有的。

老三于大江是个装修工，专门贴瓷砖。尽管只是贴瓷砖，但老三是个有“追求”的人，老三认为贴瓷砖是个艺术，要让他自己说，那都是一套一套的。他也想把自己的生活装饰得好好的，剩瓷砖贴瓷砖，剩壁纸贴壁纸。那么文文弱弱麻杆儿似的一个人，最喜欢的一本书是《水浒》，没事儿就翻翻，就算是兄弟中最有学问的人了。

老大老二老三，哥儿仨就着屋子里透出来的光，一溜儿蹲在院子里，这就算家庭会议了。

老二看着老大长吁短叹的样子，也不是不同情，可就是没安慰的心：“大哥，可不是我说你啊……你说说，你跟大嫂天天也一个床上睡觉吧？这一床上睡觉的两口子，连什么时候同床异梦的你都不知道……这离婚是大事啊，按说我大嫂算计了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这，别说脑子了，就

说身上的汗毛都应该有感觉啊！”说着伸手摸摸老大的胳膊，“你这汗毛就没乍一下啊？”

老三也开口了，还是没有安慰的意思：“大哥我说话一针见血啊！要是搁我，但凡我觉得不对付了，我先甩她！我能让她先把我甩了吗？不可能！这什么事儿也得占个先手啊！连个先手都不占，这叫什么，这就叫一败涂地啊！”他真替大哥痛心疾首了，“你说你好歹占个先手，也叫虽败犹荣啊！”说着话他流鼻血了，忙捏鼻子向天，习惯了从兜里掏棉花就塞上了，就这都没耽误挤兑：“我就得说你笨！”

老大眼睛直直的，光听数落了。

“大哥，不是我说你啊……你啊，有时候是心眼子实！忒实！你真以为两口子结了婚就铁定了万事大吉啊？”

“大哥，我告诉你吧，只要不是进棺材了，铁定不是！”

“大哥，不是我说你啊……不是咱们背着媳妇说不是东西的话，跟女人你多少得留点儿心眼儿！你不留她也留！你也看出来了吧？你一天到晚驴似的，光忙着推车拉磨了，我大嫂在干什么你知道吗？”

“大嫂在干什么，看见了吧？卸磨杀驴！”

老二老三一唱一合的，数落人是有惯性的，上瘾。老大不吭声，就蹲着，脑袋快扎地上去了。

老二看着，总算觉得有点儿不落忍了：“大哥，想开点儿……反正也这样儿了，再找一个……再找一个不完了吗？”

老三说：“就是，这世界上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不遍地是啊？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？呸！什么芳草啊，就是草！草！哪儿不是一薅一把啊？……大哥，我大嫂青春给你了，这奔老了去了吧，她倒走了，要我说是好事……”

老二听着不像话了，捅老三不让说了。

“大哥，晌饭就没吃吧？晚饭也没吃？……昨天吃了吗？……走，我们哥儿俩陪你吃顿饭去。”老二说着拉老大。

老大蹲着不起来，也不言声。

老二又一拉，还不起。老三也帮着拉大哥了：“大哥，起来……”

老大身子死往下蹲不起来，脑袋往地底下扎，憋了那么半天，总算是说话了，声音闷的，像从地底下冒上来的：“别……拉……我！……我回土里多好啊！”

2

对于大海生活的巨大变故，只有三弟于大江同情。但大江的同情也都在嘴上，因为大江现在全部的心情都是谈恋爱，结婚。可是大江结婚没房没钱，原打算在外边租个房子的，可没想到大哥离婚了，大嫂和侄女一

走，正好房腾出来了。

老大手里提着军用水壶，蔫头耷脑地进了院子，一进院子就愣住了。院子里堆了乱七八糟好些东西。老三鼻子上塞着棉花，手拿怀抱出出进进的把东西从屋里卷出来，往院子堆。

老大一见急了：“你干吗呀？”

“腾房！”

“腾……腾什么房啊？！这都我东西，都我东西……你给我搬回去！”

老三把东西放下了，有点儿商量的意思，但也没把老大放眼里：“大哥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啊，我一时找不着房，你先把房腾我结婚用。”

老大气得：“你这是跟我商量吗？你把我东西都搬出来了！这我房！你给我搬回去！”

“我知道是你房，我也没说是我房……可我大嫂不跟你离婚了吗？你一个人上哪儿不行啊？”

老大喊上了：“我离婚……我离婚怎么了？我离婚该杀啊？你就占我房啊？”

就这么着哥仨又蹲院子里了。

老二蹲在哥俩中间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有个当家做主的样子了：“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说话不偏不向啊……三儿我得先说你，你不对，你想占房不跟大哥商量就是你不对！”

老三忙道歉：“对，大哥，我承认我不对啊……”

老二说：“你跟大哥商量了，大哥不答应，我才说大哥不对！”

老大一下站起来了：“我怎么不对了？我怎么不对了！”

老二忙就拉老大：“大哥你别急！你这两天火气也太大了……我这不说道公道话吗！老三结婚，占房子也不能全占，要占占一间，给大哥留一间。”

老大气得：“这就是你说的公道话啊？你们家那么大房子怎么不让他上你们家啊？”

老二没生气，反倒笑了，笑，话可不软：“大哥，你自己听听，这像话吗，啊？我们家，我们两口子，加上老三两口子……哥们儿兄弟嫂子弟媳妇出出进进的，你觉得像话啊？不怕人笑话啊？”

老大急了，真急了：“噢，他们两口子住这儿，这哥哥弟弟弟媳妇的出来进去就不碍事儿了？就不怕叫人笑话了？”

老二说：“你看你老急！……我这不是出主意呢吗？大哥，怎么着你现在也是一个人啊……”

老大更急了：“我一个人儿怎么了，一个人怎么了？一个人你们就踩咕我啊……”

老三也站起来嚷嚷：“谁踩咕你了？谁踩咕你了？谁踩咕你了？”

老二忙伸手把哥儿俩往两边推：“我在这儿呢，不许打架啊！什么事

儿啊!”

说着话老三流鼻血了，忙拿手接着。

老二忙张罗：“快拿棉花去……捏鼻子抬头啊!”回头就责备老大，“你看看把他气得，都流血了……大哥，反正你不是出车也跟小福子倒来倒去的吗？往后这样儿，你拉夜班，让小福子拉白班……这不就完了吗？老三两口子爱干吗干吗，不就谁也不碍谁了吗？”

老大又蹲地上了。

“那就这么着了啊，大哥！”

“你大嫂要是哪天回头了，住哪儿啊？”老大的声音真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。

老二笑：“我大嫂说了她要回头啊？……那这样儿，哪天我大嫂要是真回头啊，我再帮你把老三撵出去！”回头看老三没出来，拍老大肩膀，小声，“大哥你放心，老三怎么住进来的，我还让他怎么出去！不耽误你和大嫂破镜重圆。”

有了大海的同意，三弟大江就开始装饰里屋的新房，开始往屋地上贴瓷砖了。瓷砖当然都是他从装修的房主家里顺回来的，有整的，但是也有碎了不要的。大江有这耐心，也有这本事，把那些碎了的瓷砖拼些个图案。只不过啊，顺回来的瓷砖有限，拼着拼着就不够了。

大江心里有盼头了，有心劲儿，铺着瓷砖都唱着歌：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光……”大江爱流鼻血，贴着贴着瓷砖鼻子流血了，滴在图案上，大江都是先擦瓷砖，后接大海手里递过来的棉花塞鼻子，就这样大江都接着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

大海听着刺耳，知道阳光在别人的生活里，不在他的生活里，蔫头耷脑的。开车都不精神了，有时候脾气还不好，太远的太近的活，拉着都挑剔，都惹得客人投诉他了。

瓷砖还没贴完，大江跟女朋友就提前度上蜜月了。大海天天擦黑上班开出租车走，天亮回。大海心里全知道，一回家老站在窗根儿咳嗽一声。大江老隔窗子说，大哥你吃点儿早点去，我这屋子都是味儿，胶没干呢。

大海就去胡同口吃碗豆腐脑，就两根油条。再回家还站窗根儿咳嗽。家里就剩下老三了。老三就让大海进里屋去，欣赏他贴出来的图案。大江的鼻子还塞着棉花，又流鼻血了。大海就催老三赶紧跟女朋友领证去，这样也对人家女方负责任。大江就说：“大哥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那么老脑筋。”

三弟一开始也过意不去，跟大海也说过体贴的话。到后来也就剩这句话了：“大哥你出车可千万慢点儿，饿了可千万想着停车找饭吃。”

说完了，大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兄弟俩就对着犯愣。最后是大海撵着大江走了，说：“回吧，回家贴你的瓷砖去吧，我家没了，盼着你早成个

家，要不清明节没脸见坟里的爹妈。”

大江眼圈红了，说：“大哥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你千万得看着我成家……怎么着你也是我大哥。”

3

没了家的大海知道什么叫丧家犬了，心里犯着贱，就想见着前妻，见着闺女。老是动不动就把出租车停在闺女的学校前边了，接闺女上学放学。在车上问问学校里的事，探问探问前妻那边儿有没有什么动向，有没有别的叔叔约啊什么的。闺女最初还同情亲爸，陪着红眼睛掉眼泪，有什么还说什么。后来时间长了就什么都不愿意说了。

“你往后还是少来，让左邻右舍看见藕断丝连的叫个什么事儿呀。”祝美莲是个挺精明的人，一看见大海的出租车停在娘家门前就不乐意了。

老大没面子，可嘴硬：“你当我是成心来的啊？我就是碰巧了拉一个人到这儿，正想调头还没调呢！……你当我是来看你的啊？”

大海心里难受，又不愿意在外边儿花钱吃饭，就上老二家去。老二媳妇沈小婉就忙做好吃的，多加菜。老二在工地上忙没回家，老二家又没孩子，就大海对着老二媳妇，不合适了。

大海没觉得不合适，说：“小婉，你和美莲妯娌俩，怎么也处了那么多年，不能劝劝她回头啊？”

正说话老二回来了，老二也看出不合适了。大海不好意思，就改口了，说：“我来商量商量三弟结婚的事儿，父母不在了，兄弟俩怎么着也得给好好操持操持吧？”大海停了停，又说，“可是我没钱了，老二，这么着行不行，你出钱我出力，谁让咱都是哥呢。”

等老大走了，沈小婉说：“大哥都跟这儿连着吃一个星期了。还是赶快让老三结婚吧，没准儿大哥就吃他们家去了。”

小婉这么说老二还不乐意了，觉得没面子：“我大哥在这儿吃几顿饭怎么了？你还嫌弃啊？他是我亲哥！我们俩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！我们俩分不开，我跟你可能分开。我一出生就认识我大哥，跟你结婚前那二十八年我可不认识你。”

老二跟媳妇说话，声不能高，前三句媳妇还让着，接着媳妇就不让了。因为家里做主的是媳妇，掌财权的是媳妇。

小婉一瞪眼说：“我知道，你跟我情分浅，想跟我分开！想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那什么时候分啊？”

老二马上就软，赔笑脸：“我就那么一说。过嘴瘾还不行啊？”

说到老三结婚的事，老二也有点儿不乐意。可谁让他是当二哥的呢，老大是让老大媳妇把汗毛都剃干净了，哪儿还有钱啊？抱怨的话说完了，老二还赔笑脸：“咱账上还有现钱吗？要不给老三取点儿？也千万别多

啊，几千就行，离万字远点儿，不然老大老三该拿咱们当百万富翁了。”

4

大海从小福子手里拿到车，就在大街上晃开了，人家招手也全看不见。晃了几圈子，出租车自然不自然地就停邮局门口了。大海想等前妻下班。前妻是下班了，可没上大海的车，却上了另一辆桑塔纳，一个中年男人开的，走了。大海来精神了，跟踪，可赶上堵车，没跟上。

大海急了，在前妻娘家楼下等着祝美莲：“你这刚离婚就找上人了？”他是怀疑前妻没跟他离婚前就跟别人勾搭上了。

祝美莲说话不饶人：“于大海，是条汉子吗，你说这话有劲吗？”接着又说了，“于大海，是条汉子，以后跟踪盯梢的事别干了，招人烦！……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偷人，轮得着你盯吗？”

大海跟个钉子似的让前妻给楔地里去了。等他醒过闷儿来，前妻的背影都快进楼了。大海冲着背影喊：“有你后悔那天！不信你看着，有你后悔……！”

大海不是出车，是在街上游魂似的晃了一个晚上，回家了。大海手里拎着军用水壶走进院子，还是不精神。到门前拉门没拉开，再拉，还没开。老大到窗前敲窗子。

“噢，大哥……那什么……你先吃点儿早点去。我这屋子都是味儿，刚贴完瓷砖儿，胶没干呢。”老三的声音。

老大转身又出去了，来到早点摊子。还是老样子，两根油条，一碗豆浆。吃完，老大回来又站窗根儿咳嗽。

老三出声了：“哦，大哥，你吃完早点了？”

老大没好气：“我吃完了！快撑死了！”

“那等等……”

接着里边儿没声了。老大等着。紧接着从里边传出女人哭声：“大江？大江？……大哥！大哥，你快进来！大哥！你看大江怎么了？”

大海开始还说不能进，可之后听女人的哭声就觉得不对了。老大吓了一跳，踹门就进屋了，进屋一看，大江摔瓷砖上了，鼻血还在流，已经把地上的图案红了一片。两个人都叫大江，可大江已经有气无力的了。

5

大海和大江的女朋友把大江送到医院，一查，结果是个吓死人的大病：白血病。这事儿大发了，于大海一人处理不了，他得找老二。

老大、老二、老二媳妇面对面站着，都傻眼了。老二和老二媳妇还好，老大脸已经抽搐扭曲了，也是强忍着不哭，可就是忍不住，表情真不像样

子了。

司徒大夫说了：“于大江这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是恶性的……治这病的办法，有一般治疗、化疗，还有就是干细胞移植。”

老大和老二的眼神一下暗淡了，绝望了。

还是老二见过世面，这会儿也从容不迫：“大夫，您直接跟我们说保险能救命的那个……”

“干细胞移植，费用可不是一点半点，一大笔钱，你们得做好心理准备……”

老大看看老二，老二也看看老大，两个拉着的手松开了。

老大表态了：“花多少钱也得救命啊，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得救命啊，您说……”

“前期恢复的费用、化疗费、手术费、后期恢复的费用……怎么合起来也得几十万。”司徒大夫又说，“说白了啊，病是在病人身上，可考验的是家属……你们回去，好好想想？”

老大彻底傻眼了，老二也从容不起来了。

老三就剩下哭了。鸟之将亡，其鸣也哀。老三眼巴巴地看着大海：“大哥，你救我命吗？”

大海心一横，像个当大哥的样子了，说：“救！你有大哥呢！大哥救！”

可大海拿什么救啊？大海是个没什么主见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，天天的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别说几十万，就是现在每天两千多的医药费都能生生把人愁死。活人一愁就想起死人了。大海把老二老三拉到爹妈跟前了。

老大给爹妈的遗像磕了个头：“我想了好几天，老三的命，咱不能就不救了吧？”

“……我没说不救。”老二说。

“我问司徒大夫了，就是化疗，最短连着化三年，一个月一万多，也好几十万，还不见得治根儿，救命……”

老二不言声。

“还是得那什么……移干细胞。”

“……干细胞移植”老二纠正道。

“是……怎么着都是好几十万……这坑就算给咱哥儿俩挖下了。我问过司徒大夫了，移植完了也不是就没事了，得吃那什么……抗排斥药，营养费，哪个月也得上千……还特别容易感染，得定期复查，还得防复发，并发症……”

“都知道，我也问过了。”

“当爹妈面儿，咱俩也甭藏着掖着了，躲也躲不过去……我当大哥做主了，问你一句话，老三这命，咱救还是不救。”老大想把责任往老二身上推。